

茶烟起处是苍山

□杨府

暮春到宾川，过大理，少住，宿洱海边一民宿。旁有一茶馆，檐前挑“三道茶”茶幌，杏黄色的旗帜，在风中漫卷。开茶馆的主人姓杨，与我同姓。他是白族人，我是汉家。与之攀扯本家，以拉近距离，这也是行走江湖人的技巧。青瓦屋檐下的吧台上，摆着几摞烤制的乳扇。廊下陶罐，煨着松枝火。他见我披一身苍山云雾来，笑吟吟地招呼，捧出黑陶茶盘，朗声说：“客官吉祥！三道茶是大理的特色茶，今日且饮些。暖胃，暖心。”

此前几日，在大理的宾川参加诗会，苍山洱海的风，甚至草木，都带着几分诗意。云南是茶乡，处处都有好茶，连空气中都似有茶香浮动。当然，最有名的当属普洱，但当地人却说，他们几乎不喝普洱，平时喝的都是当季的绿茶。果见在大理古城的街头，摆有很多茶摊，小商小贩，在地上铺一块油布，上面堆着四五种茶，与买菜的摊位混在一起。可见茶的产量之多。正因其品类之盛、品质之优，倒也不十分以之为珍，就那么很随意地堆在市井。

在宾川，我就听闻过三道茶。每天也几乎是茶不离手，各种名茶都尝了个遍，但唯独三道茶，或许因为冲泡的方式太过繁缛了吧，几天的会期，竟没有“遇此良物”。

此番到得大理，得来不费功夫，三道茶的茶馆就近在舍畔，时也运也，于是兴趣陡增，自然不可错过。

午后的阳光正好，一方小院，紧挨花墙植三两株三角梅，正开得灿烂，还有几株挺直的芭蕉树，茎粗叶阔，绿意盎然。茶案是整块苍山青石凿成，纹路里还沁着茶渍。几个精致的茶盏，便是品茗的天地。我说，有上等的好茶，只管拿来。主人笑着准备去了，不多时，便捧着茶具走来。

“北京来的老师，到了大理，白族的三道茶，不可不品，喝了，方不虚此行。”说话间，手中陶罐已置于火上。茶罐被火舌舔着，发出蓝光。他抓起一把墨绿的新茶，投放进去，霎时，陶罐里便浮着一层蜷缩的绿叶，隐约有丝丝青烟腾起。

主人说：“头道茶要炒，要焙出焦香，入水才够味。”

他用竹夹不停地翻动茶叶，茶叶在陶罐里翻滚跳跃，发出“滋滋”的声响：“这茶，也须得用感通寺后山的茶。”

不多时，便焦香四溢，色如琥珀。随后，冲入沸水，茶汤瞬间变得似松烟浓酽。主人双手将第一道苦茶奉到我面前，我双手接过。轻抿一口，一丝苦涩瞬间便攀着舌尖漫上来。我不禁眉头微皱，主人见状，笑着说道：“这第一道苦茶，可喻人生，初始，多有艰辛。但唯有经历这苦，方能知晓后头的甜。”我细细回味，觉得所言极是。倒使我想起年少时于灯下读书，父亲总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檐角铜铃叮咚，洱海的风裹着茶烟，掠过面颊。在这苍山脚下，白族人民用这杯苦茶，坦诚地诉说着生活的真谛。老杨又道：“我们白族儿郎迎亲，头碗茶必敬岳父——因苦味里藏着诚意呢！”

稍歇片刻，第二道茶又端了上来。只见乳香混着桂皮，红糖伴着核桃仁。核桃碎在琥珀色的茶汤里沉浮，一股甜暖的气息直入鼻窦。浅尝一口，香甜醇厚，与第一道苦茶形成鲜明对比。我由衷赞道：“这道茶，甜得厚实，倒像腊月里围炉而出的烤糍粑，喝来真是幸福。”

老杨掰半块乳扇给我佐茶，眼中满是笑意：“这便是苦尽甘来，生活中付出的汗水，终会换来甜蜜的回报。这也是我们对客人的美好祝福。”阳光洒在小院里，茶杯中倒映着主人家朴实的笑容，那一刻，我仿佛理解了这甜茶背后的深厚情谊。

老杨往火塘添了块柴，说：“早些年马帮走茶山，翻过雪山第一件事，便是喝碗甜茶，冻僵的手指才活络得开。”

窗外就是洱海，波光微漾。苍山十九峰的云影跌进洱海，那画面很美。海鸥不停地掠过湖面，自由自在。让人觉得，人间值得。老杨忙乎了一阵儿，忽忆起旧事，说：“当年我祖母在熬甜茶时，总要多放一勺红糖，说日子再难，也要尝得出甜头。”

第三道茶盏未至，倒先闻到花椒辛香。这碗茶确实古怪，浅呷半口，蜂蜜的甜、花椒的麻、姜片的辣，诸般滋味在口中交织，复杂而悠长。我陷入沉思，主人眨巴着眼，轻声说道：“生活或如这茶，有苦有甜，亦有诸多复杂滋味，需时常回味，方能拥有豁达淡然的心境。”老杨抚着陶罐上斑驳的火痕，继续说道，“茶里都有故事，老辈人说，三道茶要配着故事喝。《蛮书》也记载：‘椒桂之香，可以祛瘴。’当年马锅头翻山遇暴雪，全靠一囊花椒驱寒。”

三道茶喝完，花椒的麻还在舌尖上打旋儿，竟也勾出前两道茶的余韵。三道茶，三道人生的启示，白族人民用这简单的茶饮，传递着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品着三道茶，听着茶里的故事，且是在苍山洱海边，正如古人所谓：“赏心于此遇，即事多所欣。”这样的机遇十分的难得和惬意。美景流年，惬意之事，惬意之物，人生能有几遇？因此，我便把大把的时间情愿消磨在无聊的茶事上，虽无所事事，但心有所托。从中午一直喝到暮色渐浓，茶烟染透青衫。老杨又过来续茶，悠悠叹道：“人活一世，不就像这茶？年轻时嫌苦，中年贪甜，老后方知百味杂陈，才是真滋味。”

我忽然觉得，这话有些熟悉。呵，原是我在泛黄的诗书里，费了多年的功夫，读到，悟道的。此刻，竟被洱海边卖茶人用家常话道破。他们只在生活中求生活，就能轻轻松松地悟得。方知典籍中的奥义，原不过是市井百姓日日操持的营生。大道至简，市井巷陌升起的炊烟，原是最通透的禅机啊！我想起梁实秋先生说，饮茶要得“半日之闲”，却不知在大理的茶烟里，半日竟可抵半生况味。

茶尽时，洱海月已攀上苍山十九峰。老杨收拾茶具，黑陶罐碰着青瓷盏，声音清越，冷冷如古调，给这逆旅平添了些许的山风海月、人生惆怅。

归途踏着石板路，忽记起东坡先生句“且将新火试新茶”，却不知这千年茶烟里，可曾飘过如此三道人生？



春韭肥

春阳第一草
畦垄挺身早
食药两相宜
晚餐鸡蛋炒



赏远景

春风好扶摇
乐助上云霄
俯瞰无边地
河山涌彩潮



知恩惠

珠露天泽惠
滴恩尽润德
时来偶然运
心会不贪奢



尊女神

忽被称女神
笑迎别较真
劳动才务本
快乐自藏春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本版邮箱

zhoumowenyuan@126.com

答案

(三首)

□海城

每首诗

有每首诗的神

一首平庸之诗的出笼

大概是因作者

没能请来与你对接的

闪亮的诗神

完成亲密的确认

那么你怎么鼓足勇气进入

怎么潜入一首完美之诗的内部

将无尽的火焰投向冰山

直至词语中的你，周身火烫

灵魂的温度升高

全部融化了脚下的寒冰

最后的答案，才会在那一刻真正地显形

爱之祭

春风吹过大地

舞动双翅的爱神

持灯飞行……

人世间啊

有遍地燃烧的爱

我有锥心之痛

有同上一个世纪所匹配的苦恋与长情

无效的诊断

我对一场梦的诊断

总是出现误判

这样的瞬间，灵感逃逸于别处

不留一丝痕迹

关于入口和出口的猜想

可以重置吗？

盘桓于左右的，野兽们的围观

使我相信了下一次突袭

在写作桎梏不祥的预感中

羞愧于

对梦与现实双重的针刺……